

## 客音的山歌

敬文

略略留心過中國方言的人，怕都要知道我們廣東有三種很不相同的方言吧。這三種很不相同的方言，就是本地話，（亦曰廣東話）福老話，客家話。說本地話的，叫做本地人，說福老話的，叫做福老人，說客家話的，叫做客家人。本地人（亦名廣府人）所佔居的地域，為廣州各屬與兩陽一帶及其他各地，福老人所佔居的地域，為潮州各屬與惠州近海一帶及其他各地，客家人所佔居的地域，為嘉應州各屬與惠州北部一帶及其他各地。

現在且單談一談客家人的來歷和生活吧。

廣東的客家人——其實，客家人的足跡，不僅限於廣東一省，像福建，江西等省的南部，也有了他們——據清末黃公度的考證，和近人章太炎的證明，知道他們乃是一種從中原南來的民族。去年嘉應人黃延凱君，做

了一篇關於客族是否為中原遺種又一證據的文字，把水滸，儒林外史，紅樓夢等書中和現行客話相同的二百餘個語詞，摘錄了出來，並且說道：

總觀近日吾國文化潮流澎湃中，提倡改革文學的學者，莫不推白話文為國語正宗；而白話文中，尤以水滸，儒林外史，紅樓夢等書為模範。然我們讀上舉的幾部書，覺得其中許多人情風俗，諺語俗話，和我們客族方言沒有什麼大分別。今特地提出大家研究。如果水滸確為南宋時流行的小說，則這篇末未始不能指證出客族是宋高宗南渡時候，陸續遷到廣東來的。

這大概可以使我們明白客家人的一點來歷了。

至于客家人的生活，因為他們所處的環境的關係，所以每日作業於田野山嶺間的，很佔多數。並且男女俱出，沒有一男子事于外，女子事于內——之嚴厲的差別。——至少我們這裏一帶客家人的情形是如此。他們的性質，大都簡樸耐勞，很少慵惰浮誇之態，即此，猶保存

着古代原人的風氣。——這些，都頗和他們山歌的產生有點關係。

※ ※

我們廣東，對於貴族的文藝，能夠爲中國文學史上生色的，雖爲數很少，但論到民衆的文藝，牠却是一個金碧輝煌的寶庫！單就俗歌說吧，剛纔所舉的三種方言中，除普通形式的民歌和兒歌，充分地發達外，各還有一種獨特出色的歌，如本地話的粵謳，福老話的峯歌，客家話的山歌，其他，如獠，蛋等民族，也都各有他們豐富而特殊的民歌。任是那一個省份，恐都比不上我們吧！所以「粵俗好歌」這句話，並不是什麼過份的讚詞呀！

前清時候，文人如王士禛，李調元之流，都談到我們廣東的山歌，並且把牠採摘一些記在他們的著作裏面。到了人境廬詩集的作者，——黃公度——居然把這種鄙野的山歌，雜入了自己的作品中。但他們——只黃公度算作例外——多泛認牠爲廣東一般的民歌，而不知道牠是客家人獨自擅壇的一種歌謠呢。

這種山歌，據我所知，像雲南，江蘇，浙江，廣西等省都有，格式略如詩歌中的七言絕句，但首句間或作三言，這是各地大體相同的。每首歌詞完後，也有另附以尾聲的。其尾聲，短者如「斐」，長者如「嚶嚶」，乃乃磅，磅，隆，嵩，隆，乃，嚶，啾」，這樣之類，不一而足。黃公度說：

每一詞畢，輒間以無辭之聲，正如「妃呼豨」。甚哀厲而長。

說的便是這類尾聲了。

牠有種特異的表現法，便是「雙關語」——或曰庚詞，又曰際語。這種雙關語，在晉宋的民歌中，十分盛行，是文藝上一種富於意味，而且很有價值的東西。山歌中如：

前日與妹一籠鷄，  
今日分做兩路啼。  
豬肝心肺落錢袋，  
兩付心肚來待我？

「啼」，作「啼叫」的「啼」解，亦作「啼哭」的「啼」解。「豬肝心肺」，作豬的「心肝肺」解，亦作人的「心肝肺」解。關於這些話，我前年曾寫過一篇歌謠的一種表現法——雙關語，說的頗詳細，此處不多談了。

詩經中「起興」的法子，牠也很多用，但用法却有兩點不同的地方：

I 只借物以起興，和後面的歌意了不相關的；

II 借物以起興，兼略暗示點後面的歌意的。

第一例，如：

河裏石子生青苔，

烏蠅爲食人爲財。

鯉魚因爲茶箍水，

我今因爲祝英台。

註一——烏蠅，蒼蠅也。 註二——茶箍，即茶子

榨油後，其粕所做成之餅塊也。俗用以藥

魚，故句中如此云云。

第二例，如：

語絲

第一百十八期

竹篙打水兩月開，  
問娘轉去幾時來？  
三籬有穀去落海，  
唔得團圓做一堆。

第二類所舉，頗有點像比喻。但細玩之，又不似有意的運用，而只是偶然興會的話，所以我們仍不妨把牠看作起興。我想，如要恰當一點的說，不如稱牠做「興而比也」吧了。

至于內容，大都取材於愛情與性慾方面，所以牠的篇章，十之八九是情歌。表現情愛，表現得很真摯的，如：

扇子撥來圓叮嚀，

你夫打你我痛腸。

一心都想來去救，

恐怕雪上加霜。

描寫性慾，描寫得恰好的，如：

桐子打花無葉開，

三七三

叔係嚟連一回來。  
乳姑唔係銀打個，  
褲頭唔使鎖匙開。

註一——乳姑，乳房也。

其他，關於別種題材之作，雖有，但却很少好的。舉個例吧：

姜公八十初行運，

年少家貧心莫焦！

曹王英雄今何在？

蒙正當初處瓦窰。

這種情歌，固然有若干確是應用于實際的，但也不見得全部份是如此。因為他們有「對歌」的風俗，白晝相遇于山野，黃昏圍坐于村町，兩人對唱，或多人競唱，歌聲大作，調戲雜興。所以有些艷詞，只為嘲諷而起，並不是什麼真實的情歌。

新造遮子四方花，

頭顱唔戴手來楂。

行路唔看高低下，  
唔知阿哥合那儕？

新做涼帽方四花，

頭顱唔戴手來楂。

行路唔看高低下，

唔知阿哥合那儕？

這便是兩首過路男互相嘲弄之詞了。

一九二六，七，二，初稿。敬文

## 一年來所作詩

劉復

余一年來作詩甚少。每有所感，便用文語寫出數句，亦或文白兼用。體裁格律，既不願有所師承，措詞造句之間，亦只求達意，無所拘滯。作詩之要，在於表顯自我，工拙其餘事。此語不乏解人，余即以此自解。

一九二七，二，九，北京。

今朝（三月）

理舊篋得曼殊遺簡，寫五十六字。

他年共話斐倫事，

正是秋風翦翦時。

淒絕臨岐同一慨：

『江山如此忍吟詩！』

殷勤約我游湖去，

人事牽纏竟未能。

賸得今朝一湖水，

五更幽咽哭詩僧。

採蓮曲（七月）

蓮花開，滿池塘，

紅花綠葉照儂裳。

採來蓮子嘗一顆，

細嚼蓮心味苦香。

語絲

第一百十八期

秋風（九月）

一片蕭蕭落木聲，

京塵又逐秋風轉。

想揮清淚付清流，

月黑天低湘浦遠。

玉笙曲（九月）

大半夢中作，醒後補成之。

青天薄茗玻璃紙，

點染明霞嬌色紫。

爲君裁剪作衣裳，

與君一飲累千觴。

千觴飲罷千迴舞，

密意濃情渾今古。

取來今古燒作灰，

吹向天邊去不回。

解衣披胸掬心出，

三七五

奉君持作玉笙吹。  
玉笙吹徹西風西，  
玉笙吹徹東風東，  
玉笙吹碎火山火，  
玉笙吹碎天上虹。  
虹鱗火爪飛千里，  
化爲蝴蝶吟長空。  
長空老去天地死，  
勝得君口胭脂一點紅。

我愛君莫去（十一月）

某女士之友將有遠行。女士止之不得，欲繡一詩帕贈之；乞句於余，余寫百字以應。

我愛君莫去，莫去東海東。  
海東苦風險：白浪翻蛟龍。

我愛君莫去，莫去南海南。

海南苦毒厲：蛇虎沒遮欄。

我愛君莫去，莫去西海西。

海西苦征戰：煩冤夜夜啼。

我愛君莫去，莫去北海北，

海北苦寒饑：冰雪連荒漠。

我愛君莫去，住我心坎中。

坎中何所有？熱血照君紅。

（註）第四章以南音叶韻。

雪夜（十二月）

雪色迷漫雲色淡，

天容默默夜逾半。

夢迴猶聽傷心喚：

「蘿蔔賽梨辣了換。」

## 雪後

所思在對窗，  
開窗冀相見。  
積雪逐風飛，  
清冷着人面。

## 寒枝（一月）

小峯宴陶元慶畫師於長美軒之日，余攜小鏡就公園中攝得寒枝圖一幅，頗疏淡有致，書一絕於其上。  
小小柔柔弱弱枝，  
也當風雪強支持。  
憐他多少榮華草，  
早到榮華衰歇時。

## 附錄 駱駝頌

前年初到北京的時候，聽見豈明鳳舉兩人所辦的「駱駝」已經集稿，就做了這一首「駱駝頌」，以為「佛頭着糞」之用。當時還請尹默寫了一道，做好

了一塊鋅板，預備付印。不料沒有印成，就經過了三一八以後的那一回亂子，把做成的鋅板，和尹默所寫的底子，完全付之遺失。所以「駱駝」出板，這一首頌竟沒有加入的福緣。直到最近，才從一個舊信封裏找到了當初我自己所寫的原稿，——這也可以說是經過了一度滄桑，從沙漠裏挖出來的駱駝的骸骨了。

你慢拖慢拖的向前走，  
背上擔負了很重的擔子，  
灰沙迷住了你的眼，  
糞穢粘沾了你的毛，  
人家說：你是個髒東西！  
不錯，你是個髒東西！  
我可要恭恭敬敬的祝頌你：  
祝頌你水囊裏的水裝得滿滿的，  
不要在無邊的沙漠裏渴死了；  
祝頌你絨毛長得豐豐的，  
不要被酷烈的冰風吹死了；

祝頌你眼鼻靈清，

不要看錯了嗅錯了路；

祝頌你保持着你雍容的氣度，

忍受一切人們的侮辱與詛咒；

祝頌你永遠的慢拖慢拖的向前走，

背上永遠擔負了很重的擔子；

祝頌你永遠康強，

祝頌你千秋萬歲！

## 訪教父去

保加利亞 遇林沛林 作

魯彥譯

春天裏的日子是多麼短呵！像一切神聖的日子一般完了。還沒有什麼新的，還沒有什麼奇特的在鄉村裏發生過呢。總是那同樣的不幸，總是那同樣的痛苦和歡樂。明天是節期了，教堂裏的破鐘在用顫動的聲音警告這罪貫惡滿的世界呢。在田野上的農人聽見了這聲音，急急忙忙的在日落之前回家了。在曲折的鄉村的街道上，車子軋軋的響着，農夫們談着話，沉寂和節前的清

靜已漸漸上來。人和獸都將休息了。田野將因舒暢的春光一聲不響地煖熱起來，黑色的泥土將容易耕掘，黃金般的種子和黃金般的希望將種在那裏等待果實了。

太陽紅着臉，充了血一般沉了下去，夜了。村尾的泉水旁發出使人起舞的民歌，美麗的姑娘們的笑聲高聲的響着。

各處都平安而且清靜。只有達拉作夫家裏歡樂地喧鬧着。

兒子斯安夷巧和媳婦楊卡——一個月前娶來的年青的妻子——正在預備長途的旅行：他們要到教父米魯那裏做客去，走了一整夜，經過三處村莊，明天晨纔能到那裏。

老年的伯父格拉作親自洗抹車子，預備車內的稻草。

伯母忽而跪到地窖裏，忽而跪到房裏，拿了裝着禮物的花袋，快活而且活潑得像一個姑娘。斯安夷巧穿着新衣，剃過了鬚鬚，打扮得很漂亮，不耐煩地牽着上了軛的壯年的牛的韁繩，背着老年人儉省打扮得像去結婚



他的年青的妻子楊卡。她和藹的站在旁邊，含羞地提着一隻花酒瓶。

伯父格拉作又試了一試車子。看着他的年青的尙是孩童的斯安夷巧嚴厲的說：

「眼睛開得大一點，留心，不要闖禍，不然你們就會走不到……現在去罷！」

斯安夷巧扯着韁繩，又了一叉手，走了。楊卡親過翁姑的手，也跟着車子走去，兩個老年人陪了一會，祝了福，說了許多叮嚀的話和許多向教父米蘭致敬的話。

車子靜靜的出去了狹窄的街道，便停在村後。他們走進車中，坐柔軟的草氈上，斯安夷巧鞭着牛，車子便漸漸快了起來，軋軋的響着，對這一對青年說起話來。

清靜的夜撫愛地圍抱着一切。天上有千萬顆星星像天使的眼睛一般，凝視着下面，眷愛地看着罪惡深滿的大地。圓滿的月亮在山後浮着，甜蜜地笑了一笑，停了片刻，四面略略看了一眼，又靜靜地跟着星走了，如年青的牧童跟着黑色眼睛的羊羣似的。

哦，對於這樣美麗的夜，楊卡和斯安夷巧已幻想了

整整的一天了。兩個人獨自在車子裏，在荒涼的路上，在黑暗和靜寂中！誰還能要求更大的幸福呢，除了這個？

斯安夷巧輕輕的叱着牛，兇狠的揮着鞭子，一手抱住了楊卡的可愛的腰。

「不要這樣，斯安夷巧，被人家看見呢，」楊卡恐懼的說，緊緊的貼住了他。

「我們並不在村內，人家看不見的，」斯安夷巧回答說，便去撫摩她的紅色的嬌嫩的臉了。

「啊，上帝，我竟完全沒有想到，我們是在田野上呢！」楊卡微笑着說。

「教父米蘭是一個快活的人，他要像接待王和王后般接待我們的，」斯安夷巧幻想着。

「他爲我預備了什麼禮物呢？……」

「唔，教母一定等待得一夜睡不熟了，倘若她知道

我們要來。」

「我們明天早晨出其不意的去見他們，讓他們驚訝

一會。」

「那是多麼快活！」楊卡拍着手說。

「教父米蘭是一個愛客的人——他明天要酒多少的酒呵！」斯安夷巧興奮的說。

「哈，你總是想喝酒！」楊卡和氣的埋怨他說。

「楊卡，你不要這樣的埋怨我，不然我要吻你的頭頸了！……」

「哈！你看他！……你不害羞！……」

「唔！等一等，且看我害羞不害羞罷！……」

「不要這樣罷！阿，斯安夷巧，你什麼樣子，你把

我的頭巾弄皺了！……」

「不要做聲！……」

「你看他！難道我是應該靜默的嗎？……」

車中發出笑和鬨笑的回聲，隨後就開始發出放縱而快活的掙扎聲。

這裏沒有咳嗽的老翁，也沒有偷聽的姪姑。

楊卡的白色的頭巾不復顯現在車外了，斯安夷巧的長鞭輕輕的落下了……

一切都靜默着。

少壯的牛兒們安靜而且無管束的站住在路上。沒有叱咤的聲音逼促牠們，也沒有長鞭在牠們上面揮動了。牠們就這樣站着，默想了一會，帶着軛轡倒在地上，漠淡而且甜密的咀嚼着東西……

蒼白的月光在天上狡猾的微笑着，喃喃地對頑皮的星星說些什麼。星星狡猾的往下看着，頑皮的曇着眼長久長久的看着，直至晨光熹微，天空發白的時候

金色的太陽在東方發着光，懸着，向前送着和暖的光，愛撫着尚靜靜地站在路上的車子。牛兒們休息得滿意了，躺着，咀嚼着。

斯安夷巧一醒來就跳起身，去扯楊卡。

「楊卡，太陽已指中午了！……」

楊卡醒了，恐懼的四面望了一望，拍起手來……

於是同心的笑聲狂妄而且放縱的在廣闊的田野中間響了起來了……

那一篇由克萊斯泰儒夫君所編的保加利亞文選中譯出。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 「書燈」

茨 蓀

凡人於他或她生根出土的地方，在口頭上，在文字裏，神出鬼沒的就潛伏在他或她內心中的一種眷念鄉土的情懷，不知不覺的就流露出來。心柔意軟的我，更那得例外呢？在別人，或以爲這是太累贅了。但是我，却從來是百說不厭的。我說我的絨莊罷，管人願聽不願聽哩。

絨莊街的街中心，有家荒茶館，專做些清寒人的生意。一年四季，除雨雪天外，每天晚飯後，茶館門口的屋簷下，老是有蓋紅紙糊的柳條箱式的「書燈」高高的掛着。

在小時，不管母親怎樣「下作」下作」的罵着我，一丟下飯碗來，我就死命活命的釘住洗好鍋碗抹好臉的女用人，拖她帶我坐到茶館裏聽書去。所聽的無非是些水滸，三國，西遊，封神，這類又沈長又老套的書。加之，母親也不大許我去，聽一晚至少要隔上牠兩三晚。所以我的肚裏終於連一部有頭有尾的書都沒裝進，母親哩，當年和我一模一樣，書迷也是很深很深。

不過我們母子倆的書迷，各有各的迷法：她迷的是唱書，我迷的是聽書。我雖從心眼裏愛聽說書，我却討厭母親唱的七字一句的書。爲着聽茶館裏的書我真和她淘死了氣，打死了對。她不大許我出去聽，我便不大許她在家唱。她一捏起書來唱，我就逞我所能的來報復她，拚命的吃白瓜子，拚命的喝雨水茶。我的嘴裏一面拚命的喫着喝着，一面再調起腔來逐字逐句的學着她唱，把她弄得哭也不好哭笑也不好笑，「小鬼頭」「小鬼頭」的罵着我。

有時我吵着硬要聽書去，母親實在被我胡纏急了，隨手便拿起一本筆生花，或是再生緣，或是英雄譜來，朝我面前惡毒毒的一擲，說：「這里不是書！看看，肚裏不是借此多可添進幾個生字？家裏又有瓜子又有茶，不好麼！單喜跟些夾七夾八的歹人鬼混，單喜坐到隔壁荒茶館裏，聽那大烟鬼子畫蛇添足的白嚼蛆去。下作坯麼！」

算是難得被她說服了，我也曾三番五次的捧起過小說書來看。只是每回沒看下三五行來，我的兩眼就被那

密密層層螞蟻大的字弄得要金星子，真不比有個人指手畫腳的說把我聽，書能入些肚。

於是後來母親「下作」下作」的罵聲，終於止不住我的脚不再跨進茶館的門檻裏去。好在花錢也不多，每晚不過六個銅錢。而且我花了，陪我去的女用人便可放心大膽的撈個白聽。

如今不比有個母親管着我了，而我也就自然而然的曉我「學好」——母親最愛對她小的時候用的字眼——起來，簡直不好意思再坐到隔壁荒茶館裏聽書去了，有時晚間走過正說着書的茶館門口，我總愛把兩隻脚步放得特別小特別慢，引得一堆耳朵豎豎的洋車夫，雍頭的，糊破布的，漆匠，驢夫……像是想躲掉說書的那隻來兜錢的茶碗蓋似的，擠在茶館的半截門面板外站着的——堆手藝人，一個個的回過頭來很驚訝的釘住我望。值得令他們驚訝的，我想，怕就是我身上的這件長衫罷？他們哩，都是些穿短褂子的人。

爲着要使我的一隻筆格外的民衆藝術化起來，我該當早就把這件撈什子的長衫脫掉撕掉，然而我總在死無

息的猶豫着。

據雍頭的小賈說，目下茶館裏的說書的，新換了個黑而長的瘦子，比起當年的封神能手花鬍子來，真減香減色多了；可是目下所花的聽書錢，却反由每人每晚不過六個銅錢竟漲到每人每晚一兩個銅板了——這怕是跟着大烟土漲價的罷？十個說書的之中，真難找出一個不喫「黑飯」的來。

此後，人越長越大，說書的荒茶館越說越離我遠了。我豈終於一生着長衫了罷？所幸紅燭永不致斂跡於人間。因此，每天晚飯後，站在我家門前，叫我總能見着茶館門口的屋簷下，老是有蓋紅紙糊的柳條箱式的「書燈」高高的掛着，點得紅通通紅通通的。

這樣，我也就不會過分的感到空虛的悲哀了。

### 鼻涕阿二三前記

時常在羊肉館在喫水餃子或炸醬麵作晚餐，往往，正在對着食物上底蒸氣喜歡，偶然旋轉臉去、看到一個瘦餓的臉在玻璃窗口出神地探望。又常和友人在夜靜的

馬路上同行閒談，正當興趣濃厚，忽然面前出現個同樣的人，伸着顫動的手迫切地向我們說，「大爺，給個大化罷！」總被弄得食而不知其味、談而不知其趣，使我凝思於可憐和可恨底關係的問題。在那種情境中，又使我不期然而然地回憶起許多往事來，也就形成了寫作這篇的動機，

我在我底環境中，就是只想暫且忘形於一時，也是難防破壞底襲來，因恨自己底無用，又恨賦我種種劣根性的環境；這固然原是聊以自解，實是絲毫無濟於事的，在篇末的「錢企新」，在我，與其說是罵人，不如說是自譴；與其說在嘲弄別人，不如說在自行懺悔。我未嘗不企慕勝利的凱旋，未嘗不讚美戰死底悲壯，也未嘗不以爲就該懷彈上前線，只是另有一種力在我底身上活動着，使我猶豫，使我泥於前進。我實反對種種不合理的習俗，但也爲着不能安慰以不合理的習俗期望我的覺得悲哀。

我在幼時，已經是個信鬼而怕見鬼的人，後來知道鬼實不足信，但在日間雖以爲並沒有鬼可怕，一到晚

上，還是不知不覺地以爲時時會於黑暗中見鬼而害怕。又後來，雖在醒着的時候不再想到有可怕的鬼，但仍常於睡夢中因見鬼而害怕。可是一到二十歲，我就不再因鬼而怕了。因有這種情形，所以也還并不爲着自己絕望。一九二六年二月許欽文記於槐側

## 海上通信

小峯兄：

前幾天得到來信，因爲忙於結束我所擔任的事，所以不能即刻奉答。現在總算離開廈門，坐在船上了。船正在走，也不知道是在什麼海上。總之一面是一望汪洋，一面却看見島嶼。但毫無風濤，就如坐在長江的船上一般。小小的顛簸自然是有的，不過這在海上就算不得顛簸；陸上的風濤要比這險惡得多。

同艙的一個是台灣人，他能說廈門話，我不懂；我說的藍青官話，他不懂。他也能說幾句日本話，但是我也不大懂得他。於是乎只好筆談，才知道他是絲綢商。我於絲綢一無所知，他於絲綢之外似乎也毫無意

見。於是乎他只得睡覺，我就獨霸了電燈寫信了。從上月起，我本在搜集材料，想趁寒假的閒空，給唐宋傳奇集做一篇後記，準備付印，不料現在又只得擱起來。至於野草，此後做不做很難說，大約是不見得再做了，省得人來謬託知己，舐皮論骨什麼是「入于心」的。但要付印，也還須細看一遍，改正錯字，頗費一點工夫。因此一時也不能寄上。

我直到十五日上船，因為先是等上月份的薪水，後來是等船。在最後的一星期中，住着實在很為難，但也更懂了一些新的世故，就是，我先前只以為要飯碗不容易，現在才知道不要飯碗也是不容易的，我辭職時，是說自己生病，因為我覺得無論怎樣的暴主，還不至於禁止生病；倘使所生的並非氣厥病，也不致於牽連了別人。不料一部份的青年不相信，給我開了幾次送別會，演說，照相，大抵是逾量的優禮，我知道有些不妥了，連連說明：我是戴着「紙糊的假冠」的，請他們不要惜別，請他們不要憶念。但是，不知怎地終於發生了改良學校運動，首先提出的是要求校長罷免大學秘書劉樹杞博

士。

聽說三年前，這里也有一回相類的風潮，結果是學生完全失敗，在上海分立了一個大夏大學，那時校長如何自衛，我不得而知；這回是說我的辭職，和劉博士無干，乃是胡適之派和魯迅派相排擠，所以走掉了。這話就登在鼓浪嶼的日報民鐘上，並且已經加以駁斥。但有幾位同事還大大地緊張起來，開會提出質問；而校長却答覆得很乾脆：沒有說這話。有的還不放心，更給我放散別種的謠言，要減輕「排擠說」的勢力。真是一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如果我安心在廈門大學喫飯，或者沒有這些事的吧，然而這是我所意料不到的。

校長林文慶博士是英國籍的中國人，開口閉口，不離孔子，曾經做過一本講孔教的書，可惜名目我忘記了。聽說還有一本英文的自傳，將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現在正做着人種問題。他待我實在是很隆重，請我喫過幾回飯；單是餞行，就有兩回。不過現在「排擠說」倒衰退了；前天所聽到的的是他在宣傳，我到廈門，原是來搗亂，並非預備在廈門教書的，所以北京的位置都沒有辭掉。

現在我沒有到北京，「位置說」大概又要衰退了罷，新說如何，可惜我已不在船上，不得而知。據我的意料，罪孽一定是日見其深重的，因為中國向來就是「當面輸心背面笑」，正不必「新的時代」的青年才這樣。對面是「吾師」和「先生」，背後是毒藥和暗箭，領教了已經不只兩三次了。

新近還聽到我的一件罪案，是關於集美學校的。廈門大學和集美學校，都是秘密世界，外人大抵不大知道。現在因為反對校長，鬧了風潮了。先前，那校長葉淵定要請國學院裏的人們去演說，於是分爲六組，每星期一組，凡兩人。第一次是我和語堂。那招待法也很隆重，前一夜就有秘書來迎接。此公和我談起，校長的意是以爲學生應該專門埋頭讀書的。我就說，那麼我却以爲也應該留心世事，和校長的尊意正相反，不如不去的好罷。他却道不妨，也可以說說。于是第二天去了，校長實在沈驚得很，殷勤勸我喫飯。我却一面喫，一面愁。心裏想，先給我演說就好了，聽得討厭，就可以不請我喫飯；現在飯已下肚，倘使說話有背謬之處，適足以加

重罪孽，如何是好呢。午後講演，我說的是照例的聰明人不能做事，因為他想來想去，終于什麼也做不成等類的話。那時校長坐在我背後，我看不見。直到前幾天，才聽說這位葉淵校長也說集美學校的鬧風潮，都是我不好，對青年人說話，那里可以說人是不必想來想去的呢。當我說到這裏的時候，他還在後面搖搖頭。

我的處世，自以爲退讓得儘夠了，人家在辦報，我決不自行去投稿；人家在開會，我決不自己去演說。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須任憑我說一點我所要說的話，否則，我寧可一聲不響，算是死屍。但這裏却必須我開口說話，而話又須合於校長之意。我不是別人，那知道別人的意思呢？「先意承志」的妙法，又未曾學過。其被搖頭，實活該也。

但從去年以來，我居然大大地變境，或者是進步了。雖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經沒有創傷，或者不再覺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並不覺着一點沈重了。這是我經歷了許多舊的和新的世故之後，纔獲得的。我已經管不得許多，只好從退讓到無可退避之地，

逼而和他們衝突，蔑視他們，並且蔑視他們的蔑視了。

我的信要就此收場。海上的月色是這樣皎潔；波面映出一大片銀鱗，閃爍搖動；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彷彿很溫柔。我不信這樣的東西是會淹死人的。但是，請你放心。這是笑話，不要疑心我要跳海了，我還沒有跳海的意思。

魯迅。一月十六夜，海上。

## 閒話集成

閒話四六聲明

語絲一一六期十六葉下四行 Doctorus Husinus 之第一字照「老實」寫法應作 Doctor，合併聲明。

五三「何必」

豈明

今日閒暇無事，寫了兩篇閒話，都是關於那些無聊事情的。寫好後重看，又想了一想，就把他團了送到字紙簍裏去了。

我平常喜歡撥草尋蛇地說閒話，惹得幾件小禍祟。

這回又惹着了常燕生與高長虹及其他。這一個是老練的

國旗黨，會在安國軍總司令入京後二日開議旗大會于中央公園的，那一羣又是所謂自由批評家，想以罵人成名而看別人的文章還看不懂的青年。我何必同他們計較？反正長虹狂飈之勝敗存亡都不干我鳥事，我更何必爲了多說幾句空話，無端担上一個破壞他們什麼狂飈運動的責任？老實說，狂飈運動是一件什麼物事，我是壓根兒不知道，何論破壞，自然更不願負這個責任。所以關於這些人我就不想再來「提」了。

但是他們罵我的文章我倒是希望源源不絕地出來。我也沒有多大的野心，只希望能夠繼續到三四個月，使我能看看他的罵法有無變化，讀人家文章的能力有無進步，這也是很有趣味的事。到那時候，我們姑且說是在四月末，讓我再來統計一下，報告大家。十六年二月一日，舊除夕。

五四「愛民」

豈明

古越張懋臣中書以家報見示，有戰係戰况者，節錄于左，如讀十三日備嘗記之一頁也：

「十一號起自紹至曹沿塘皆兵，十二號至十四號槍



炮聲如驟風疾雨，離墟十里北之風山頂架炮向娥江對射，戰雲瀾漫，如三晝夜，迨南軍退出百官，炮聲稍遠矣。數日來避難者往來日夜不絕，台門內大人滿之患。昨今兩日戰線雖遠，而拉夫聲起，一夕數驚，各鄉男丁無一家居者，僻處兩山竟爲若輩之天然旅舍。由五雲門外起至曹娥沿塘一帶，被殺之雞不能計數，所棄雞頭由鄉民拾取，竟有數十担之多。沿塘居民房屋滿目淒涼，牀桌門窗均已代薪，牛羊猪被殺食不可勝計。在東關購賣烏烟計八千元，煎好刮於布上，然後剪成條子，按名分給以過癮。在東關衡泰油坊內用二十餘人專煎烏烟，如是兩日夜，始於前日開赴百官。此數日夜無片刻之甯息，門內男丁現雖有十餘人，稍有智識胆量者不過一二，我一味以鎮靜處之，一遇驚耗，我勢難退後，因在門內我最年長。前日到有步哨五人，槍械全備，一到卽全街罷市，後由我出面，給其飯食，用去若干元，彼等復至小金，向阮墨軒持槍要挾，被索去現洋三百元。此後尙無續到者，亦云幸矣。……這封信張太史于二十三日從南京寄來給我看，大約

語絲

第一百十八期

原來是十六七所寫的。今日在東安市場遇見又一張君，告訴我有一「杭州……紹興騷擾」之說，確否待證；若是確的，恐怕情形一定還要不佳了。二月六日。

五五 三愛主義疏證

曉夢

在先我對於孫聯帥的三愛——愛民，愛國，愛敵——主義，有點模糊不清。這自然是無知小子不足升堂入室，在牆外應有的現象，但我有點不安本分，時常想於他的言行以及關於他的一切中求個解釋。真是不幸，半年來只在申報上見到這樣的一個人名謎而已。

三愛主義——孫策。

誰料在十五年的最後一日——二十九日，當然是陰歷——竟得到牠的解釋了，好像來賀我這飄泊者的新年新禧似的，何樂如之！

世界日報載孫聯帥的兩件通電——「披瀝陳詞」的通電，在那電文中他「自畫自贊」的說出，真叫人不能不佩服他這「鞠躬盡瘁」的苦衷啊。謹爲之錄注如下，望大家三致意焉。

愛民 一漢口租界事件，英國僑商驚疑遷徙，國內

三八七

有識人士，已深抱憾」，聯帥識見高明，對於人民着實掛心：遷徙已經不安，復加驚疑，能不抱憾深矣麼？人謂三代聖王視民如子，現今更進一步，視之如父，更顯出「愛」來了。

愛國 「通商雖有成規，租界本非善例，徒以約書既載大信不渝。」據報載英使已向顧張表示三點：一，交還租界；二，交還海關行政權；三，準備撤領事裁判權。不愛國的英使竟使大信而渝，較之聯帥，實有霄壤之別。張伯倫哪，你知道有比貴公使更「盡謀國之至忠」的人在中國麼？

愛敵 「中英平時睦誼，自可從容商榷，希望和平，亦不應名為維持，實同迫脅。」萬縣沙基等慘案，遺跡尚在，即最近武穴事件都可代示出「中英平時睦誼」。希望和平，自應「從容商榷」，甚且可以和捕房聯起手來，把民衆連捕連殺，（見大公報，記不清日期，）以示交鄰之有道。這種愛敵的精神，實非孫聯帥辦不出，黨軍太不知愛，去作「實同迫脅」的維持，宜孫聯帥之將先滅爾也。

編者案，曉夢先生熱心考據，至可欽佩，將玄妙莫測的三愛主義加以疏解，令人讀之豁然貫通，尤為難能可貴，足稱近今整理國故最優成績之一。唯愚不能已於言者，即曉夢先生不知道「時代」是也。夫天下萬物之神秘有過於「時代」者乎？有好政府時代，有討赤時代，有保境安民時代，有先內亂而後外患時代，時代不一也而人則一，吾人豈能執其一而責其不一乎？夫蔡湯丁胡，均政治宣言之十六名人之分子也，曾幾何時而已如勞燕分飛，尹邢避面，其故何也？時代不同也。執書馱子文存之章句，以校一年以後之言行，迥不相同，宜也：孰從而詫怪之，非妄則愚。孫聯君之三愛主義不知係何時代產物，但其非微服奔燕以後所有則可斷言，然則在今日之不復通用也固宜，至於徵引現今吃炒豈芽時代之言以疏解昔日之主義，其方法雖巧妙而實不免於「時代錯誤」也，是譬猶根據前生為僧之事以說明今世之所以頭禿焉，豈不將為大雅君子所笑歟？敢以質之曉夢先生，不知以為何如？乙卯正月初二日酉刻，記於宛平。

## 清高問題

豈明先生：

我相信：學者不是仙人，不能餐風飲露過日；我又相信：學者不是魔術家，不能耍把戲使他的書齋天天長出稻麥來。所以學者拿他費幾十年的工夫精製出來的學問去買錢換飯吃，是一件最應該不過的事情，至少在我個人是這樣想。我以前在東京念書的時候，見了那裡的什麼黎明會新人會等等所開的講演會，每次的聽講料至少也徵收五毛錢，在我們貴同國籍的人們看來，都覺得很應該，未聞一人喊不平。可是你們貴同國籍的人們的眼光，就與此大不相同了。這次梁漱冥先生要講演，期間預定三個月，每禮拜兩次，計共對聽講的人每人只徵收一塊錢，梁先生還聲明說，如有願意聽而交不起錢的人，可寫信給他，他可以聽講券白送你。梁先生這種辦法，凡有人心的人，當不敢再有所非難，不意竟有人還在每日評論上喊冤枉，這真使人覺得「人心不古」。美國桑戴克老先生說：「人類越有理智，則金錢的代價

越和真實的價值相近。」我覺得你們貴同國籍的人，還有許多人的腦筋和理智不大聯絡。他們對梅蘭芳唱一次賣一塊錢的戲不說話，却來對梁先生講二十幾次賣一塊錢的講演大抱不平。我是一個學教育的學生，將來想要拿所學的東西去買錢換飯吃的，可是昨天讀了每日評論的短評，覺得我所要做的買賣，是不容於輿論的，不覺大為狼狽，難過了一天。想要把這切身問題請教於前輩，却想不出適當的人來，想來想去，想到先生來了。我雖然與先生沒有來往，但先生的文章是我所最愛讀的，先生的言論最能引起我的同感。我覺得此刻現在的中國人，先生最饒有人情味，先生的言論最近於人的言論，所以我冒昧地向先生請教，請先生替我指出一條路來，免我徬徨歧路，那就功德無量了。請問先生：人們可不可以把他所研究的學問拿出來買錢換飯吃？如先生以為可以，則我自必堅持到底，仍向所想走的教書匠這條路走。如其不然的話，則我下二十四分決心，乾脆不再念書，下旗歸國，回臺灣種田去。請先生指示指示。

一月二十七日，洪 燾。

洪燾先生：

我們中國此刻的輿論大抵傾向于教員不吃飯說，其中又可以分作兩派。一種是老派，以為教育是清高事業，不應該要錢的，前教長范源廉先生即是代表，便是蔡子民先生也多少有這種氣味，——但是現在聽說范先生已就文化基金的什麼職業，月薪一千元，或者對於北京窮教員之只顧索薪這一節會有一點恕詞也未可知。又一種是新派，其理論我不很明白，總之教育者是應該為青年盡義務的，這是具體的主張。至于我自己的意見則與先生相同，教書是一種職業，有勞動當然要有報酬。我也希望有一天，教員白講，學生白聽；不過大家都須由政府領得飯票才行，這又有點像什麼惡化了。先生的行止問題，還得由先生自己解決；倘若不怕「青年」的罵，那麼不妨做教書匠下去，否則回去種田也好，如要圖耳根清淨。 二月二日，豈明。

## 皇娘或皇仁

豈明先生：

語絲第一一二期所登柳亞子先生的絳紗記之考證，內中有幾句關於香港皇娘書院的話，說他不知道這個書院是否實有。據我所知，香港有一個英語學校，叫做皇仁書院；「仁」和「娘」是一音之轉，所謂皇娘書院，恐怕就是指的這個學校。這個學校由英國人辦理，本來是以養成商業人材（或者更好說是「買辦」人材）為宗旨的，但是因為要迎合「旅港華人」的心理，所以除了教授英，算之外，又聘了一位孔教會會員區翰林來教經史：經學課本是用十三經注疏，史學課本是用資治通鑑。——我不知道他要教多少時候才教得完這兩部書。凡投考該校的照例要作一篇經義或史論，用英文翻譯幾節四書。因為是這樣的情形，（這裏說的是現在的情形，以前如何呢？——「子生也晚」，不得而知了。）所以教出來的學生，大都不免有點「遺少氣」。

呂蓬尊敬上。十六，一，一九，在新會。